



偏隅地馬華事

黎紫書：

也能寫出打動中文世界的作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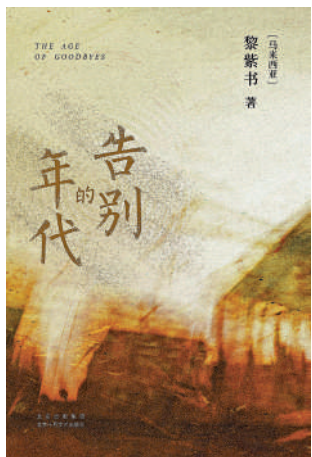
▲黎紫書是當下最受關注的馬華作家之一。

受訪者提供

今年8月5日起，從馬來西亞遠道而來的作家黎紫書在北京、西安、成都、廣州、上海、杭州、南京七座城市共進行九場「文學在路上」中國行活動。作為最受關注的馬華作家之一，黎紫書近日接受大公報記者專訪坦言，儘管馬來西亞處於華語世界的一「邊陲」，中文創作條件匱乏，缺故事、缺發表園地、缺出版機會，甚至也嚴重缺乏讀者，但是偏隅地，馬華事，也能寫出超越國境疆域的作品，打動中文世界。對於她個人而言，則已不戀棧於文學獎照射下來的高光，而將文學認定為終生志業。

大公報記者 張 帥

月文藝出版社。



「香港給我的印象是非常『激昂』的。以前我在怡保的時候，很多人就告訴我，在香港你走路慢一些後面的人就會覺得你擋住了他的路。」黎紫書對大公報記者表示，她從小就愛說話，看很多香港連續劇。相比很多馬華作家喜歡台灣，她在情感上更傾向於香港，喜歡香港人說話爽利的方式。

黎紫書稱，粵語是馬來西亞怡保華人社會最通用的語言。在《流俗地》等作品

香港文學呈蓬勃態勢



（香港）有限公司。杜一鳴著，三聯書店

黎紫書來自的馬來西亞，從十九世紀初開始成為英國殖民地，一直到一九五七年方宣告獨立。華人移民馬來半島的歷史早在十八世紀就已經開始，到馬來西亞獨立前後，人口已超過四百萬。不過，馬來西亞有複雜的種族、文化背景，馬來人、華人還有原住民等不同族裔之間的關係微妙，上世紀六十年代末甚至出現了以排華為訴求的「五一三」事件，華人地位大受打擊，華社、華校、華語都淪為被壓抑的對象。

華文文學只佔斷崖之地

「在一個中文被擠到主流以外的國度，華文文學土壤只佔斷崖之地，先天不足，後天也被國家蔑視，缺乏社會支援，僅憑着華團和紙媒辦的幾個文學獎苦苦支撐。」黎紫書介紹，最初選擇寫短篇小說，是因為在馬華貧瘠的文學環境裏，沒有寫長篇小說的傳統。很多文學獎只有短篇小說競賽單元，沒有長篇小說。

黎紫書指出，馬華文學創作不僅缺故事、缺發表園地、缺出版的機會，甚至還嚴重缺乏讀者，絕大多數寫作者都把創作當興趣經營，在文學世界的邊緣當個「知足常樂」的馬華作家。相比而言，很羨慕內地的作家，有寫不盡的故事和題材，而且有非常大的市場和讀者群來支撐文學的發展。

「吾若不寫，無人能寫」

馬華文學多年的長篇小說創作幾乎都由李永平、張貴興、黃錦樹等留台作者一手包辦，其中李永平、張貴興都來自東馬婆羅洲，他們寫的長篇大多以東馬熱帶雨林為背景，黃錦樹也寫了多年的雨林和橡膠林。

黎紫書稱，比起這些久負盛名的馬華小說家，她的經驗有很大的差異，在出生時，老家怡保已是個沒落的錫礦之都，她的成長背景中大半時間待在馬來西亞，與李永平、張貴興、黃錦樹都很不一樣，這也使得她對馬來西亞的認知和記憶，對生活在這國土上的人的了解，以及所懷抱的希望，也和他們十分不同，所以她相信，「這世上會有『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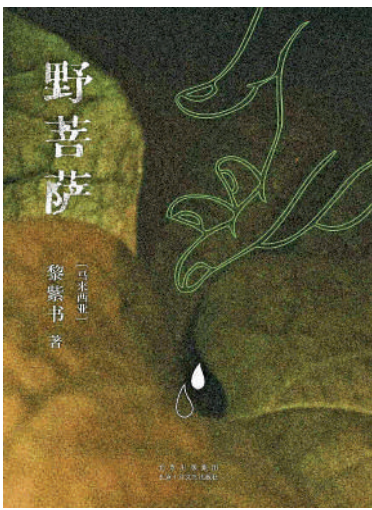
若不寫，以後也不會有別人能寫』的小說」。

2010年推出的《告別的年代》是黎紫書的第一部長篇，於她而言是「一次練習」，試着摸索長篇小說的各種寫法，而第二部長篇小說《流俗地》是當前她最滿意的「吾若不寫，無人能寫」的作品。哈佛大學教授王德威也評論《告別的年代》有意向「五一三」事件致意，但只能作為不痛不癢的「告別」，《流俗地》則代表了黎紫書創作重要的轉折，雖是匹夫匹婦、似水流年的故事，但細心的讀者會發現，國族大義那類問題早就在穿衣吃飯、七情六慾間消磨殆盡，或者成為晦澀怪異的執念。



王德威×王安憶 專序推荐
《豆瓣阅读》2020年度十大好书
《告別的年代》是黎紫書的第一个长篇小说，也是她最满意的一部作品。它以一种细腻、克制、温柔的方式，讲述了一个关于爱、关于成长、关于身份的故事。它是一部值得细读的小说。

▲《流俗地》，黎紫書著，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。



▲《野菩薩》，黎紫書著，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。

照射下來的高光，而將文學認定為終生志業。

「無論有獎沒獎，我終究要寫下去」。黎紫書稱，寫作已轉化為一場與自己之間的競賽。短篇小說集《野菩薩》剛由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出版，但她已迫不及待想要寫出另一部來超越它，「倒不是以為自己的小說會越寫越好，而是知道自己的寫作又到了另一個境地，變得更大膽也更隨心所欲」。

經驗之談：重視微型小說寫作

黎紫書對大公報記者指出，自己能夠寫出《流俗地》，離不開微型小說的訓練。她一直推崇微型小說，但很可惜微型小說一直被小看，嚴肅文學向來不把微型小說當一回事，大家覺得它短小輕薄，容量不大、表現力不足，可是事實上正因為有字數的限制，才讓寫作者保持尊敬的心態去使用每一個文字。

「我覺得我是華文世界裏最用心經營微型小說的作家了，我一點不看輕微型小說這樣的文體，雖然它只有一千字，可是那一千字太珍貴了，我必須盡可能把每個字用成十個字的體量，連一個標點符號或者小說的標題都必須是有作用的。」黎紫書透露，她曾寫了大量的微型小說，很多連一千字都不到，但這是寫作路上一個非常重要的自我訓練。在千字的限制之下，作者下筆時必須很清楚自己的小說要表達什麼，注重什麼，捨棄什麼。

在她看來，只有真正想要寫好微型小說的人，才會明白原來每一個文字都是珍貴的，而這種純淨的尊敬文字的心態，對寫作的人來說只有益處沒有壞處。



▲在「文學在路上」中國行活動北京現場，黎紫書為讀者簽名。大公報記者張帥攝

常讀中文經典 關注人物群像處理

黎紫書的小說多是群像小說，需要處理的人物很多，但每一個角色都有所不同，性格和形象絕對沒有重複。黎紫書告訴大公報記者，因為對於中文有着純粹的喜愛，她從小就喜歡閱讀，選擇基本都是以中文為主，尤其關注作家如何處理人物群像的部分，像《水滸傳》的梁山好漢和《三國演義》的群英，各具形貌風采，不過自己創作小說時，腦子裏想起來更多的是以前讀過的金庸的武俠小說，天地會紅花會諸多當家或明教教眾，如同眾聲大合唱，令人着迷嚮往。

作家王安憶關注到馬來西亞的華文彷彿是語言的「飛地」，規避了原生地的鼎革演變，得以保存「天地之初」，如《流俗地》裏有向九天玄女廟娘娘問視的情節，這個「覷」可是來歷深，春秋《國語·楚語下》中有解釋：「在男曰覷，在女曰巫。」

黎紫向大公報記者介紹，這跟她以前的閱讀有莫大的關係，從小就喜歡念中文經典，並用粵語背唐詩三百首、宋詞，這些東西一直留在了腦海裏。「或許，我沒有受過很規範的中文教育，在使用中文來創作的時候，反而能夠把從過去閱讀中所吸取到的養分，沒有那麼多規範約束地進行運用。」她說。

《銀造歷史》

白銀，從最初並非中國主要貨幣的角色，到人人爭相持有的香餚餽，乃至舉國上下幾欲為之瘋狂，再到被廢止，命運循環往復；從國外流入，到流出國境的往來；從漲價到跌價再到漲價之循環，作為經濟及貨幣基礎而決定政治與社會，左右歷史洪流的走向，而且其製品及存世狀況，印證了史書難以還原的歷史細節，且作為實證、鐵證，使人無從否認。此曰：「銀造歷史」。

作者歷時數年，以存世的白銀貨幣文物作為基本依據，寫成本書，可謂學術、史料、教育和鑒賞價值兼具。通過閱讀本書，讀者也可以借助那些不會說話的銀子，發現更多的歷史脈絡與細節。

社。疫、戰爭與社會》、袁熾興著，岳麓書



《疫病年代》

東漢至魏晉時期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瘟疫頻發期，此一時期，死亡籠罩大地，士人凋傷，人人悚懼，恐慌和絕望瀰漫，疫病不但影響着個體的生命健康和精神世界，也深刻影響着歷史走向與國運興衰。

本書即以此一時期頻發的瘟疫為視角，重新審視東漢至魏晉這一「幽暗時代」下的個體命運、戰爭進程和社會風貌。以多維、立體、寬廣的視野，細緻書寫瘟疫對政治、戰爭、社會、文學、醫學、魏晉玄學、宗教乃至群體心理造成的深刻影響，深層次探討瘟疫如何改變我們的歷史和當時的社會。